

TE

2687

8843253

1747

17

宋史文苑傳

四六子山先生集

錫山志

卷之四

藝文

宋史文苑傳四六子山先生集錫山志卷之四藝文

宋史文苑傳四六子山先生集錫山志卷之四藝文

宋史文苑傳四六子山先生集錫山志卷之四藝文

宋史文苑傳四六子山先生集錫山志卷之四藝文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九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

焯敦復

增訂

龍孫初篁

與李推官

洶洶遂竟此歲信吾生之無聊也公方坐穩處而以
懷土不能附托巨茆為恨爾示書喜聆春秋動止勝
常淑東帥止有兩狀皆為當路者刼取而去自顧繇
力不能折春蠶之股况欲拔烏犍之鼻知公讀此可
以捧腹一笑也

坐穩處

東坡與曹司勲書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

旨揮芒坐穩處

增巨芒

東坡與滕達道帖明公退

亦且任運也

狀尤為失

漢書嚴助傳越人繇力薄材師

增

折春蠶之股

列子仲尼篇公儀伯以力聞周宣王

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拔烏犍之鼻

本集與王壽基帖云示別紙必遭拔鼻之厄也

太平廣記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反精苦至暮忘食

殷乃語孫曰莫作強口馬我當拔卿鼻孫曰君不

師中詩為買

增捧腹

史記曰者傳司馬

與常州張司理

字子賜

別去經宿佳否公過舊所臨想復少留劉郎髮未衰

而桃花顏色已不如故也一笑自注是時莊守捷二隊長之後

舊所臨東坡集文之出小鬟詩學語雛鶯在柳陰

方知異日心趁著春衫遊上苑要求國手教劉郎

新音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鐙須防舊所臨

訂本事詩劉禹錫左遷朗州十年始徵還作贈看

花諸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

回立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裁有言其怨

憤者引此詩為證復出為連州再召還自序云貞

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

後貶潮州居十年召至京師人言有道士手植仙

桃盛如霞遂有前篇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

長訂史記孫吳列傳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與八十姪司戶

承以中暘伏枕比及剽聞已遂藥喜不復遣問示書

欣審體力益勝西徐得雨數寸聞洛社已北西徐公所居也

與洛社皆在常州不破塊州檄諸縣出郊勸農農不待勸盡

走羣望而禱諸

中暘訂說文傷暑也玉篇中熱也伏枕詩澤陂寤寐無為輾轉

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破塊訂鹽鐵論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必以夜董仲舒

雨電對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增走羣望左傳
昭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杜注晉
所望祀山川
皆走往祈禱

與祝宰得之名求仁

馳心故人之側千里相望無以自見兩辱惠問何啻
登然之音得之據案之初去一大猾老吏憚驚便盍
一本擁黃紬放衙也

登然之音

莊子徐無鬼篇越人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去國旬月見其所嘗見於國中者

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
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聞人足音登然而喜矣而

况乎昆弟親戚之據案注見卷五與黃紬放衙訂

警歎其側者乎遊錄文潞公初登第以大理評事知榆次縣題詩

於新衙鼓上云置向譙樓一任過過多過少不知

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道放衙增東坡和

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詩看君擁黃紬高卧放晚

衙王注世傳太祖戒勅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老病相乘比苦瘡病癡坐兀然如被囚繫延殘惡寒

尚未挾纊老饕嗜食大半不敢下筋及是方間而書

債盈几次第酬之故於報問尚有欲陳於左右者不

能盡更俟一信也

增癡坐東坡集姪安節遠來夜挾纊訂左傳宣十

坐詩畏人默坐成癡鈍二年師人多

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老饕訂吳曾能改齋漫錄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之推云肩毫不如
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老饕此言老人
雖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東坡老饕賦蓋本諸此

與朱宰守道

比苦瘡痂侵尋兩時親舊交致方藥以百數無一驗
者延募兩手遂致閣筆念公疾有間矣尚欲問安否
而莫克薦區區伏蒙遣騎傳教以愧以喜具審早寒
尊履益勝某宿恙雖未盡除已去十九矣方近筆硯
啟報不復縷陳不宣

閣筆

魏志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增有間矣

東坡集詩題僕所至

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復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至則有問矣作三絕句

雲間並海地污下而足疾利高燥守道當治一室以板籍地避遠蒸濕當自勿藥矣大率年過五十在世諦中亦當衛生經益壽命者留意毋忽

雲間

注見卷八與真刪定帖

世諦

注見卷八與孫節推帖

衛生經

訂莊子庚

桑楚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行不知其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某病餘食禁已放行而領蝟蟬糖蟹鮓醢之貺拜嘉欣荷舟還輒以酒酢十斗將區區酒調停未盡善不

敢多致氣候稍寒別遣

增食禁

趙彥衛雲麓漫鈔擊撲食物法有禁令凡元正冬至寒食三節京尹出榜放三日

蝓蚌

注見卷六與守方學士帖

糖蠚

訂南史何遜傳初屑後欲

去其甚者

猶食乍

醢

東坡詩搜尋到篋

白魚鮓

脯糖蟹魚

筍

鮓醢無復存

增拜嘉
左傳

襄四年敢不拜嘉

與章宰

元力

久於懶放不果遣問示誨感悅喜聆動止尊安漂水
官期尚有歲餘諸公衮衮登臺省賢者獨安枳棘之
棲可為太息也不宣

增漂水

本秦漢漂陽縣地隋析置漂水縣屬蔣州唐初屬揚州後屬昇州宋仁宗時陞昇州

為江寧府建康軍

登臺省

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

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廣文先生鄭虔也說

者謂袞袞言相繼而登賢不肖無所辯也

後漢書循吏傳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

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

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

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

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

景行

某歸老五年粗了葬送婚嫁之責遂營一區以老詒

書贊喜愧荷之深某頭方命薄所向輒值牆屋而九

萬扶搖決起蒿艾均為一適也

一區

漢書揚雄傳有宅一區

頭方命薄

注見卷六與曾郎中帖

扶搖決

起

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而後乃

今將

圖南與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

為增蒿艾

昌黎南山有高樹行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

蒙餉滁陽二集啟讀數過一洗耳目之陋幸甚不可

言也滁陽自李庶子著名天下本朝王黃州歐陽公

以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州人號二賢置屋以祠爾後

曾南豐記醒心亭荆公東坡醉翁吟李邦直記游曾

子開序慶歷諸公詩文而瑯琊山水遂與峴山俱傳

矣黃州傳五伯馬進

句有訛脫

著為世戒

傳見王黃州小畜集今載滁陽

集通經學古之士固不竢此而不知書者又不知祖

有脫

拊卷三嘆而已

增滁陽集

集錄前後諸鉅公之文凡涉於滁者皆載之如帖中列王歐二曾蘇李諸詩

文皆李庶子

訂滁陽志名宦門唐大歷中李幼卿自太子庶子出知滁州有善政暇遊

瑯琊山蹄景物為絕山有泉以幼卿故名庶子

王禹偁庶子泉詩物趣同天造物景不自勝泉乎

未遇人石罅徒流送宮相政多暇行樂躡岩磴發

蒙漲為溪幽致茲焉盛唐賢大歷後峭壁刻名姓

我來一何暮今年依舊清心共泉潔王黃州訂宋

庶子去來多少年依舊清心共泉潔王黃州史王

禹偶傳字元之太宗時拜左司諫知制誥疏論妖
尼事貶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至道初召入翰林
為學士言孝章皇后遷梓宮事坐謗訕罷知滁州
移揚州真宗即位遷秩刑部復知制誥預修太祖
實錄直書其事出知黃州徙蘄州上表謝有宣室
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
語上異之未踰月而卒東坡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元之自黃遷蘄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
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按帖所言蓋指守滁時
又本傳禹偶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為潤筆
禹偶却之及出滁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
却繼遷五十馬頭肯虧一馬價哉按此即帖中黃
州傳所指也帖語有訛脫耳著小畜集自序曰閱
平生文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
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歐亭記訂歐公守滁州
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歐亭記作豐樂醉翁二
亭自為記又建醒心亭南豐曾子固記之云凡公
與州之賓客遊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

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
使目新乎其所以睹耳新乎其所以聞則其心洒然而
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醉翁吟訂醉翁吟當日諸
即其所以然而為名醉翁吟公因歐公醉翁亭
度為曲蓋詞調也李季章注半山詩集不載坡公
醉翁搽琅然清園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和
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
也哉此賢醉翁笑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
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
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李邦直訂名清臣按宋史本傳其歷仕於外初由
進士調邢州司戶叅軍和川令簽書平江
軍判官通判海州提點京東刑獄知河南知真定
後知大名府卒史不著為滁州守而所附記中有
臨滁之文可補史闕清臣早以詞藻受知神宗為
人不忤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紹述之論由其
識進士數曾子開訂子固幼弟也宋史本傳名肇
策啓之仕至吏部侍郎時方治實錄議

訕罪降為滁州自熙寧以來四十年邪正相軋黨
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
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
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
去朝所進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可為
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異時惇卞繼未至
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
肇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
峴山見
卷四與王
侍郎帖

原附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歷中守滁陽得琅琊谷幽築亭與
滁人遊登衛公懷高樓酌庶子泉觀李陽冰小篆
從至谷中邦人畫歐公像偕王元之號二賢置屋
以祠南豐記醒心亭以姓名列于公文之次以為
榮當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淮壖
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

傑句發於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荊公皆賦醉
翁吟東陽沈遵為醉翁捧而東坡為之辭李邦直
來臨州周視府舍凡歐公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
夫釣遊之處為瑯琊記龕於廳事之壁曾子開增
治祠屋具牲醴為文以祭率州之賓屬拜焉瑯琊
示邦人尚德也滁為小州在淮海窮絕處晉瑯琊
王嘗國於此遂名其山篇中多節

與楊宰 名煒字元光

謂公從事去矣不果馳問被誨喜聞前驅已反故里
歲晏餘寒伏惟侍奉均勝元光壯年當立功名之地
而投閑自棄竊為宰天下者惜也

增投閑

昌黎進學解投閑
置散乃分之宜

某老矣授一廛以托餘命坐席未暖而邊告至復治舟楫舟中五十口如瓠繫不能去殊羨公翛然也忽聞飭使報謝南北講解少紓卒歲之憂矣

增瓠繫

晉書杜預傳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按帖文本作瓠繫用焦贛

易林瓠瓜之德宜繫不食歐陽詹詩浮萍與瓠繫早晚期相親

某與元光不惟婚姻之好而聲氣之求豈應自外疎投老多病隅坐棄日寒溫不接婁采年所嬾慢之罪尚復何道被誨勤懇具審履茲歲元侍奉多慶某謂公臨黃巖久矣曾守

名惇字宏父

詩文能傳父祖之學如

吾元光必已据客右省書猶待二年之次尚冀詔徵

少貸州縣之勞也

婚姻之好

鴻慶本集載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云煒常州晉陵人也祖晦

贈太中大夫父植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又云大

增采

集韻民卑切音彌詩商頌采入其阻按馬氏文獻通考諸序多用之通作彌字用

黃巖

唐書地理志台州臨海郡縣黃巖客右謝惠

賦相如末至

增

詔徵昌黎送侯參謀赴河中幕詩又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

州縣之勞

後漢書梁統傳竦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

志詩書足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某自北轅始見元光詩文秀出一時餘子莫及也哀
老待盡塊坐一隅而寓舍在淞江之東寤寐懷想於
今十年而莫見其面比辱示問究觀一紙之間不過
數十語而文義錯綜如李營邱山水短屏團扇之上
沛然有長江萬里之勢可喜可歎也

元光詩文

鴻慶本集墓表云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

發頃刻數百千言

增餘子

後漢書禰衡傳衡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東坡詩氣吞餘子無全目營邱山水郭若虛
畫志李成字咸熙其先本唐宗室避地營邱因家焉成志尚冲寂高謝榮進博涉經史外尤善畫山

水增短屏

王冷然竹亭賦纔容小榻更設短屏

增團扇

南史柳惲傳惲少工篇什

為詩云亭臯木葉下墮首秋雲飛瑯琊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長江萬

里之勢

世說任誕門周僕射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言語門袁彥伯為謝安南

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懷惘嘆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向大雅姪來過見尊公哀辭石刻指公名曰嘗移書

論刺貴臣而諸公及其翁某初不知也久之已

胡尚

書交修字亦作茂見前

訪別稱公文如哀辭所云而墓銘已下

筆屬嘗大忤權貴人未敢出也省書知已入石他日

乞一本幸甚

原附楊公大夫哀詞并序

左朝散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晉陵楊公以紹興五年六月壬戌遇疾卒於嵎縣之寓舍家貧喪不能歸諸孤以遺令葬於縣之清化鄉福泉山之原上某為兒童時嘗從公授章句公妻宜人又某之諸姑也念無以致其哀者乃哀之以辭公諱佑字彥安中元祐九年進士第慷慨有大節素貧賤晏如也左丞蔡卞貴震時欲以女妻公辭不就故相蘇公讀公文而嘆曰非近世之女妻公辭不就故相於朝雖不果用而名號隱然為東南之望矣太上皇帝即位詔中外實封言事公慨然上書請解元祐黨錮以崇寬大之恩反復開說有人所難言者久之有司第其書入邪等坐是斥不用流落州縣三十年建炎初政稍追錄舊人之在籍者而公已老矣生三男子曰炬曰峻曰煒皆屬仕籍能力學世其家炬舉紹興二年進士第峻煒尤長於文辭追述公平生大節以俟當世能文章名卿大夫

德識其墓詞曰有美一人子貌豐頤而頌頌佩芝
蘭而服明月兮冠切雲之巍巍吞雲夢之八九兮
吐千丈之虹霓橫四海而高逝兮背一世而獨馳
緊受才之雄驍兮挺巨木之百圍萬牛回首而莫
致兮森溜雨之蒼皮嗟黨論之方興兮千夫聚而
挽推哀古人之離患兮紛白首之纍纍紆忠之憤
排兮排帝閭之九扉嘉言一發而逢怒兮亦坐鉤
黨而錮之孤雄束味而不鳴兮蚶薨薨而聚醢九
牢棄而不御兮羞堇喙而療飢悟驚俗而來患兮
終老乎枳棘之卑栖剌山之叢叢兮剌之水清且
漣漪杖藜葛屨往來其間兮挾簞瓢而佩鋤犁遂
奄忽而不反兮飛上天而騎箕風厲厲而造哀兮
宿草變而春菲山川鬱其如故兮淚疾下而淋衣
遣巫陽使下招子魂之來兮是非度中流之兩旗
兮猶想像於庶幾

與臨安王宰

名傳字慶長

示書伏審寒令浸嚴體中益勝比寓封境政聲籍甚
已極驚歎別紙屬令記新學之成固願以所聞揭之
金石而文辭骫骳不稱為懼更辱褒予之過愧汗而
已不宣

政聲籍甚

注見卷四與王侍郎帖

金石

訂史記秦始皇紀刻於金石以為表經

骫骳

注見卷三與周侍郎帖

增不稱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曰吾子尚辭乎曰君子事

之為尚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

原附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於黨庠遂序皆有自幼壯至於老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

而去於學養老勞農鄉射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一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攷言選藝之政又皆興於學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閨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脩慝從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恠焉固已不容於其間而絃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夫說客擊紉扛鼎鷄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王者之迹熄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於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已道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悌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誼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為奇節而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赴於其門太宗以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勛獨出於王通之弟子嗟夫三

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
臨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今治所東南隅自三舍
罷廢再更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
著於令蓋嘗改寓西卽佛舍之保錦院為學帥其
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
朝請郎知縣事王侯傳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
上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
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
邑之豪欲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於是
門閭靖深殿寢崇邃講藝之堂栖止之舍庖湔庫
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
十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日齋
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
觀太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
之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長山大
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
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標表

有古循吏之風俗恬殺牛吏數十令峻咎朴嚴賞捕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屠法舉而燔之侯告以喪歿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焉凡為屋若干楹經始於下詔之十二月而落成於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怠其事雖巧者不敢一日捨場以嬉況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羣出相友鐫磨考練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化一鄉達為公卿善天下無愧於中而已

十綾重餉不當丐免屬此北歸親舊委屬凡致愧謝皆不受止拜由拳之貺亦足以當領重意也諸生亦

致厚遺皆不敢啓封掩亦望致此區區

由拳

聚落名在臨安縣治之西數十里村氓往往業紙以自給其質勻細而重厚為江浙冠目

曰由拳紙也增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由拳應劭注古之樵李也按明一統志由拳山名其紙踴藤紙

諸生

訂漢書射孫通傳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比自荆溪上冢還得所遺書屬使人已返訪便未獲
又領手教具審動止萬福某山林投老日從漁樵於
寂寞之濱惟公高誼時枉尺書訪問存沒嘗恨古人
不可復見不圖晚遇得慶長於姻戚之中幸甚過望
不可言去秋妻母會葬邑人談公不去口新令尹忽

揭一榜民户不得還私債初亦欣然已乃扣緩急所
向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桑之具流逋
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户放債試觀此一事如公安得
不去思乎聞封内雨暘調適蠶麥豐登茲固善政所
感也

寂寞之濱

昌黎答崔立之書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

恨古人不見

訂何氏語林張思光居常嘆曰

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不去口

訂三國蜀志黃

權傳宣王與諸葛亮書曰

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嘆述足下不去口少陵遭田父泥飲羨嚴中丞詩

感此氣揚揚湏知風化首

扣緩急

訂漢書袁盎傳洛陽劉孟嘗過

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盜曰剽孟博徒將軍
何自通之盜曰緩急人所有一旦扣門不以親
為解不以在公陽從數騎一且有所望者惟季心剽
孟今公陽從數騎一且有所望者惟季心剽
逋昌黎羅池廟碑民業有經公去思訂漢書循吏
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
有榮號死見奉祀何武傳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
思見

某頓首比領誨答已復月餘即日連雨尊履復何如
伏惟動止萬福某復有吳門之役拘縻未果儻遂此

行過境又得欸見

慶長為無錫宰故云

增過境

由宜興達吳門必經無錫故曰過境也

某頓首新宜興宰陳德振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
旨給還獨有屬無錫者猶未盡得一劄馳扣望特達
之賜追幹人佃客等盡數給還幸甚此物自降拍舊本
旨揮後不屬官又未歸陳氏而為小人乾沒殊可惜
也想辱矜咎

宜興

九域志常州毘陵郡望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二十六鄉有湖狀張渚二鎮無

錫

注見卷五與陳檢詳帖

乾沒

訂漢書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村

之屬交私服震注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注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也三國魏志傳嘏傳諸葛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徽乾沒乎裴松之注服虔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

義如淳以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又不可了愚謂乾
讀宜為乾燥之乾蓋有所微射不計乾燥之與沉
沒而為之

某頓首上啟側聆移疾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
但極媿仰初暑共惟動止萬福某自春盡痰欬暴作
鼻嚏出涕不已夜卧則熟寢至明旦興則涕唾如初
及是方小間猶未盡除上狀草草

移疾

漢書公孫弘傳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注

增痰

欬

廣韻痰胸上水病類篇病液集韻欬音慨說文

落國多風欬

逆氣也類篇今俗謂嗽為欬禮月令季夏行春

南史孫廉傳廣陵高爽有求

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
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某再拜昨聞權守移婺女

本集載賀權守
提舉啓一首

渠稱道慶

長不去口想惜其去也某嘗為邦基於合肥曾守報

云書來稍晚已為人所先遂詒書樓漕和守求之又

云何不少忍須臾其意欲自薦也恐欲一知

婺女

九域志婺州東陽郡保寧軍節度治金華縣
古東陽郡也隋曰婺州以其地當婺女之分

野以

合肥

九域志淮南西路廬州廬江
郡保信軍節度治合肥縣

詒書

訂左
傳昭

六年

鄭人鑄刑書增和北齊置和州領歷陽齊江
對向使詒子產書

唐復為

忍須臾

訂晉郗超為中書侍郎謝安與王
文度共詣超曰盱未得前文度便

和州

欲去安曰不能為
性命忍須臾耶

某頓首上啟比聞進秩不獲贊喜春序寒燠未調共
惟動止萬福某繫舟開利趨南徐省參政兄之喪門
墻在望不果造謁第極瞻悵

贊喜

注見卷三與胡尚書帖

開利

鴻慶本集載開利寺記常

里有大佛剎曰開利寺寺之興自蕭梁時距今六
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成德所為記至和中
大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除佛地撤敗屋數楹始改
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
為衆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又歲廩米數百斛俾日
有餼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舍其
中不戒於火一夕而燼積六七
年有僧普能等募衆力一新之

某每過開利見占據僧舍者多不至但取賂而免又有已占一居又干縣指占以一人而占二室其意可見冀公察之

某頓首再拜別去彌月入境喜聞起居狀為慰冬溫伏惟尊候萬福蒙遣騎詒書逆於道上為禮過矣舟次津亭伏謁門下

增津亭

少陵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

某皇恐投閑無筆吏輒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負轎者并小吏供造請之役幸望輟遣

筆吏

訂歐陽文忠公與吳正肅書孫明復春秋文字欲告借一兩冊此中筆吏閑坐必不久滯

造請役

東坡和陶移居詩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

與張朝奉

字墨卿

辱教喜聞尊履安穩窮僻如坐井省書方知拜宮僚之命身在日邊而有退食委蛇之樂足慰高懷尚冀保練別應休命不宣

窮辟坐井

訂昌黎原道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東坡與司馬溫公帖謫居窮陋

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

增宮僚

王儉皇太子妃服議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

具體在三唐書職官志直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

日邊

訂晉書明帝紀帝幼而聰哲為

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
 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
 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
 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見
 日不見長安退食委蛇詩羔羊退食自增保練東
 由是益奇之公委蛇委蛇
 與朱康射尺牘酷暑萬乞保練休命書說命疇敢
 又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不祇若王之
 命休

與王朝議字升明

向傳尊公待制

王待制字豐甫

欲寓慧山日日以冀如望歲

焉越國南轅又聞具吳門之裝謂得一見久之遂傳

訃音追懷平昔推獎之厚獨異於衆人俛仰之間遂

隔幽顯不覺涕淚之橫臆也卜地吳門與越國相望
十里間耳宜春所活何止千人家家畫像祠之王氏
之興殆未艾也

慧山

鴻慶本集陸子泉記慧山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南徐州記慧山南北數十里山嶺東西

各有泉皆合溪

望歲

望歲

左傳哀十六年國人望君如

西南入太湖

是得

越國

鴻慶本集載慰鄭長卿大資帖共惟越

父也

王之

配資

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太宰華元

內外姻族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

輅

左傳宣十二年

俛仰

之間

句見莊子在宥篇增

所欣俛仰之

間已為陳迹

隔幽顯

東坡與范元長帖翰林公涕

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

涕

淚橫臆

少陵苦戰行別時孤雲令

卜地

鄭本集載慰

葬師極難得人而吳中山水不若東西之深且厚

也恐湏就蘇湖杭三州訪求之固有山靈秘藏有

待而

宜春

唐書地理志袁州

活千人

訂漢書元后

出者

宜春

郡屬江南道

活千人

傳王賀字翁

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羣盜皆縱不誅他部暴

勝之等奏殺至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嘆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興

乎後漢書鄧后紀后封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

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修石曰河歲

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畫像祠

東坡司

神道碑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本集載與豐

甫待制帖南遷兩過宜春州人追懷舊德畫像祠

公比屋皆是止活千人矣天定

勝人世子孫用之唯恐不盡

氏之福殆

未艾

堂銘序王

未艾

東坡三槐

氏之福殆

未艾

未艾也

與蘇朝議字仁仲

楓橋遣狀度已省覽薄寒體力何如過郡幸遇故人一笑之適轉首已隋渺茫臨書惋悵

楓橋

鴻慶本集晉明禪院記楓橋寺趾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按圖經實妙利晉明

禪院

而不著經始歲月唐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楓橋寺遂知名於天下太平

興國

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至乾祐中改賜普明禪院增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

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詩也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篋遊城歲月遙惟有別時今

不忘

暮烟疎雨過隋渺茫昌黎集靈郎中寄示盤

楓橋

此張祐詩也

辛苦

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隋渺茫

使君臨州不專用大馮故事而文雅緣飾自成一家
又得別乘之賢如今岑范可以閉閣坐嘯也一書致
謝去人生疎望拍似亦字恐誤書抵崑邱水瀆為附送
也細故煩溷皇恐

大馮

訂漢書馮奉世傳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義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

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智惠吏民緣飾漢書公

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緣飾孫弘傳

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增閉閣東坡送魯元翰知

注譬之於衣加純緣者增閉閣洛州詩得閑閉閣

坐勿使坐嘯注見卷六與台增生疎傳燈錄老宿

道眼渾坐嘯守曾郎中帖增生疎有語生疎

常令熱熱熱熱拍似東坡次黃魯直見贈古風韻

霧放令生疎拍似閨風安在哉要君相拍似

崑邱

即平江府崑山縣也借崑崙邱字詳見卷八與莫刪定帖

木瀆

訂王守溪姑蘇

志木瀆去吳縣西南三十里

與錢朝議

字文仲

衰老久安懶放不復飾固陋之詞於舊交新貴之門
矣公必識此意也履茲徂暑共惟台候萬福大暑如
燔病夫喘汗而已遣狀草草不宣

增固陋

上林賦鄙人固陋不知忌諱邱遲思賢賦紛吾既有此固陋苟君子之渥惠

燔

訂詩雲漢如燔如焚集韻焚古作燔

學省追從俯仰一世故人擁千騎過家而某以廢錮

待盡田里趨舍異路不敢相聞投老營巢方獲一枝
之托交親贊喜遂枉重問慰籍累紙足以追配張公
之善頌矣

學省

沈休文有學省愁卧詩
李善注學省國學也

俛仰一世

訂王右軍
蘭亭序夫

人之相與俛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東坡與吳將秀才帖
少時在冊府尚及接奉先侍講下風死生千騎古
契濶俛仰一世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千騎古
府羅敷行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
夫婿居上頭駱賓王詩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
君千廢銅漢書息夫躬傳躬張公善頌訂見卷二
騎歸廢銅同族親屬皆廢銅張公善頌與胡樞密
帖半山集張侍郎示東府新居詩自
古落成湏善頌掃除東閣待君來

齋釀出境不到權門獨貴衰老高情重義固自超然
拜貺非所宜蒙區區莫喻感藏之意

與吳江曾丞

別去彌年雖系心不置而書問廢缺為忤連獲兩書
喜聆萬福秋氣日佳垂虹對月舉杯屬影便作三人
固不落莫也

增系心

史記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系心即繫心也

增秋氣

日佳

陶靖節飲酒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東坡上荆公書秋氣

日佳微疾想已失去

垂虹對月

吳郡圖經吳江利往橋慶歷八年縣尉王庭堅所建東西

千餘尺用木萬計縈以修欄甃以淨甃前臨具區
橫截松陵湖光海氣蕩漾一色乃三吳之絕境橋
有亭曰垂虹蘇子美嘗有詩云長橋跨空古未
有大亭騷浪勢亦豪非虛語也舉杯屬影
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向來幼安朝議每誦佳句想見風采比過所臨僅得
一面已約莫壽朋董令升以中秋共集於松江接奉

俊遊慰此區區

佳句

少陵贈韋左丞文詩每風采漢書霍光傳輔

天下想聞

所臨

注見本卷與

增俊遊

漢書枚乘傳

其風采

賓與英

俊並遊

與李主簿

字信可

比苦瘡癩涉兩時而後復面牆隅坐書研紙奩棄置
不省久不相聞忽枉手教喜聆即日動止萬福圖南
之翮非枳棘所能留更佇一飛為洞心駭目之觀也
重九後晉陵胥輩言公與唐丞試諸生窮其所不知
衆狙皆怒奮起羣噪狙擊敗面方疑駭間而小姪自
安吉歸見公改轅固無恙日來毀譽皆類此可以發
一笑也

書研

東坡鳳味研銘治為書研義無有

棄置

孟東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

圖南

注見本卷 枳棘 亦見本卷

增胥

周禮地官胥師二十四則

一人皆二史注胥及

窮所不知

訂東坡謝梅龍圖

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

非以窮其所以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

眾狙

注見卷五與

狙擊

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始皇服虔注狙伺候

也狙七

增敗面

昌黎征蜀聯句剗膚

安吉

九域志安吉湖

之外邑名距州一百七十一里十六鄉一鎮在州西南也

與汪簿

名大雅字伯言

服膺之久比獲瞻近而以尊公嘗顧存於流離竄逐

之中一見欣對如舊識也別去彌月暑雨眠食勝否
望誤想已高脫衰老塊坐一涯無絲踵門日佇新寵
展慶

增尊公

伯言父名思溫字汝直見卷六與汪少卿帖

增如舊識

左傳襄二十九年

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唐李嶠與崔少府書鍾君西入邀蔣生為臭味延陵北遊歎國僑為舊識
增望誤漢書景帝紀詔曰乃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註誤吏民王莽傳臣莽當受註上誤朝之罪按註與望同

紹興初抵罪投荒交親解散相視如涂人行至三衢
尊公未嘗識面而哀窮悼屈見遇如骨肉館置郊寺

聚餽糧具書乘留寓彌旬酒醴肴果藥物之餉無虛

日坑穽中正懷下石之懼而天幸乃如此北歸之初

少卿二字恐誤似當作伯言下同方即榮路固不敢相聞後七八

年吳信叟為郎妻黨中最見厚者每通書但命門人

代書一二紙見荅以此占之罪垢猶為親戚之累故

不復強聒少卿聰明必諒此意一書乞置家問中更

冀一言道此曲折已上二帖當與卷六與

增投荒唐書藝文志房千里投荒襍錄一卷柳河

二年投荒十增相視塗人老泉蘇氏族譜引喜不慶憂

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

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哀窮悼屈注見卷二與楊樞密帖坑窞下石昌黎

集柳子厚墓誌銘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調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增天幸東坡與滕達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無狀得在麾下蓋天幸也

與平江吳江林尉字山甫

比上記審已聞徹顙使示報喜聆大暑佳健炎歊舊如燔無迎來送徃之勞而有長檣弄月對水之適敲誤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恨

增炎歊

歐陽公詩炎歊鬱增長橋即垂虹長橋蓋土名也前三葉

與吳江曾丞垂虹注蘇子美詩長橋跨空古未有

正謂以此也又宋鄭毅夫詩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

波上踏瑣瑤插天鰕鍊玉腰闊跨弄月對水注見海鯨鯢金背高題亦作長橋也

與吳江曾丞帖與張提幹師是

分別已復徂暑大旆造官不獲追餞亦不克寓一紙

占叙離索之情奉告開讀惕然具審新涼眠食安佳

某日益老矣兩地相望接奉無期臨書悵惘不宣

增大旆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中軍風於澤大旆之左旃白傳贈青州王大夫赴鎮詩大旆

擁金羈書
生得者稀

一行作吏著身鳬鶩行中俗狀紛然可厭也山陰有
千巖萬壑之勝機幕素蹄無事輕裘緩帶扣厯泉石
訪古人之遺便可優游卒歲矣所冀厚自持以需新
拜

增一行作吏

嵇紉夜與山巨源絕交書遊山澤觀

鳬鶩行

注見卷六與雲龍圖曾郎中帖

增俗狀

孔稚圭北山移文抗塵容而走俗狀

千巖萬壑

注見卷一與胡樞密帖

扣厯泉石

東坡鍾子翼哀詞覽觀江山扣

厯泉石
步聲確

與新恩孫學士少逸

舟還未幾忽苦痰欬眠食大減未果馳問示誨喜承
墨榜奏名屬方卧病聞之欲拊髀而起也發策必不
在第二矣別行展慶

墨榜

注見卷五與

增發策

揚子法言學行篇須以

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
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
釋之

蒙馳貺生日之餉幸甚春風得意之時當賦走馬看
花之句而高辭寵借存記哀莫開闔數過愧謝不可

言也

增生日

左傳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

神泉令張某貧黷一日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

縣生曰不得輒有獻送曹吏議曰宰君明言生辰

日意令我輩知也至日各持鯪獻之命曰續壽衣

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

莫將來無不嗤者東坡為子由生得意看花

日詩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

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又再

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

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

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

東野氣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隕獲如傷刀劒以至

下淚既登第則志意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何

其鄙耶

與李主管舉之

使還具報審已浼聞復枉誨帖喜承侍奉佳健某比
年姻舊弔問無虛月方解裝而獲所賜教釋擔就几
案作謝不復謹好不宣

增侍奉佳健

按卷三與宮使李尚書德升帖其中
屢及舉之舉之德升子也佳健蓋指

其父德
升言

蒙錄賜諸公唱酬之什而使君亦以玉霄和篇見遺
幸甚天台自孫興公一賦之後寂寥無聞詩人已來
獨有杜子美蘇東坡數章妙絕今古而子美崎嶇兵

亂轍迹半天下獨未嘗至其處而東坡亦述夢中語
耳建炎南渡遂為名城疑是城字寓公羈客騷人勝士登
高遠望援筆臨賦殆盡一山之勝而吾舉之超然獨
出於其間遂與此山俱為不朽也

增玉霄

玉霄峰名在天台山中詳卷六與台守曾郎中帖

孫興公

亦見卷六與曾

帖杜子美

少陵集有懷台州鄭司戶詩天台隔三

路壯遊詩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

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邱墓荒劍池石壁

反長洲芝荷香嵯峨閭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

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

間七首除道西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

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

蘇東坡

詩亦見卷六與曾帖

增建炎

欽宗靖康二年四月徽欽二帝北狩高宗即帝

位於南京改元建炎

登高遠望

後漢書梁統傳子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

不得意嘗登高望遠太白集有登高邱而望遠海詩

向聞欲省婦翁於南徐過鄉州枉十里之駕想欣然
為著鞭也今遂移牧吳門相望二百里一見之喜又
隋渺茫中矣萬一屬鄭翁具一舟飭數卒挽而西朝
發而夕至也

南徐

訂舊注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也按南徐疑與西徐相近一鄉聚之名耳故有枉

駕十里之便而吳門相望亦與二百里之數遠相符合恐非京口之南徐著鞭與平江

王侍郎帖

增朝發夕至

韓文公鱣魚文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鱣魚朝發而夕至也

尚未識面而櫝藏詩文已累數萬言矣東坡云新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拊卷三復想見超然拔腳風塵之外也奉教累紙喜聞即日侍奉勝常傳聞來春過婦家於南徐儻辱枉道臨之論詩說劍一樽共盡無復江東暮雲渭北春樹之嘆實慰區區不宣

東坡詩句

次韻和劉貢父發黃樓見寄詩

拔腳風塵

訂晉書庾亮傳亮弟翼報

冰書曰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鴻慶集西山超然亭詩西山何軒軒拔脚風塵外增侍奉勝常
意與前之侍奉佳健後之侍論詩奉萬福同皆本其父為言

說劍

訂東坡與梁左藏會飲傳國博家詩將軍破賊自草檄論詩說劍俱第一

江東渭

北

少陵春日與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某異時藏錄李邦直雜文數篇秘愛如金玉晚讀淇

水集百卷而以蛟螭雜螻蚓為可惜嘗與客對七筋

稱相臺志序之工客云乃德州

德州二字誤當作彰德

風土記

耳謂中有兒童視蜀山之語為之失笑噴飯

增淇水集

陳氏書錄淇水集八十卷門下侍郎大名李清臣撰韓魏公婿歐陽公愛其文

蘇軾

蛟螭螻蚓

昌黎贈崔立之評事詩才豪氣

增

失笑噴飯

東坡集文與可畫簣簪谷偃竹記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簣簪谷其一也

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
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
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
得詩失笑噴飯湍案

原淇水集相臺志序

左朝奉大夫李君憲守相之二年政脩民和暇登
休逸臺以望四境曰羨哉茲土也蓋自商王河亶
甲曹魏元魏高齊皆嘗以爲國都有美里之城蓋
文王之所厄窮演易而興周者也忠臣義士西
門豹嵇紹宋景之祠有李固杜喬之墓其山有遯
世之民孫登之徒之廬而居也舊鄴廢矣而金
鳳銅雀之臺遺趾在焉有魏武之西陵昔曹氏故
官遺老所望而悲也有韓忠獻之碑公既尊祖宗
安社稷任兼將相以終以尚書令塋於此神宗皇
帝製銘以著其功與德邦人之所睇瞻而敬愛之
也徙倚西望則太行林麓天下之秀如植屏如立
掌或苗翠如屯雲或嵒立如駭獸其瑰怪突兀可

以儕終南友太華而兒童視閩蜀之山漳洹淇淦
由山趨平地屈曲隱見行岡阜間可渠以田可舟
以瀟或以為城邑之潤際言之則其地平廣濶大
挾上黨撫襄國燕澶腋衛常為天下要君既覽觀
其迹傷其興亡得失起伏之變而且嘆息賢人君
子或血食以忠義或歿而不沒以功名欲以傳之
於無窮以為善惡之監也而君有學世于家有才
見於用州事之餘能究遺策通往古乃緝以為相
臺志若夫水經地記正史別錄士大夫之傳釋氏
道流與野人之語靡不該採至於硯評藥目獨附
著於其后蓋亦脩矣其纂述者君之子回其校考
者州之學官陳忠之誌成鏤於板凡十二卷而以
書抵長安守李某曰請為序以冠其首某之祖考
葬安陽而志有寢語遽不肖遂報而不克亟就令
真定君又馳使督取某乃移書於州求刊滅裂語
而為之序以敬承君所命焉

辱示新篇適有行役舟中啟讀數過駭歎不已昔人

琢肝腎撚鬚鬣求一字之工而不免寒儉有僧態公
詩語豐融贍麗皆談笑而成者固當命島可為詩奴
矣每誦佳句必與識者共之未嘗獨享也念欲率課
數句致嘆仰之意舟還來介索去又不果老謬之罪
奉告具審即日侍奉萬福尊公目眚雖作障翳王剛
中樞密王公也嘗用一鑒應手豁然但此公多怒非養病
之宜尊公深沉之度又有萬金產如公者足慰目前
砭劑之後便當脫然去體也

琢肝腎

昌黎贈崔立之詩勸君韜養待徵詔不用雕琢愁肝腎

撚鬚鬣

東坡集梅

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一琴
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末句云應調
折絃琴自和撚須句蓋用唐靈延讓吟安一個字
撚斷數莖須語也孔叢子無此鬚鬣非病也
一字工上訂劉公嘉話賈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
作推字又欲著敲字鍊之未定遂於馬上作推敲
勢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擁至馬前島
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寒儉有僧態訂東坡
敲字佳矣遂與為布衣交寒儉有僧態書司空
圖詩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綠樹
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靜
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峰入白鶴院松陰滿庭
不見一人唯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
寒儉有增談笑而成月大見東坡寶島可詩奴坡贈
僧道通詩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聰與密殊語
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香林乍喜聞簷

葡萄古井惟慙斷轆轤為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
是詩奴東坡自注曰島可事見長江集次公注島
賈島也初為浮圖名獨享東坡與毛維瞻帖此間
無本可則可明也書欽佩厚牽課注見卷一與
享為愧答毛澤民書知者厚牽課信安郡王帖尊
賜不敢獨享當出示知者厚牽課信安郡王帖尊
公目眚致札慰問見卷三與李尚書帖萬金產
昌黎贈張籍詩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挂眼有兒雖
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懼其
無所知見則先愧赦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板留
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餞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
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

辱示試藁讀之如所聞也應卒然之問而博覽強記
筆力雄贍如此衰老亦自歛衽政和初張樸試馬式

銘有司以滅沒二字不敢收而滕康中選名聲出其下遠甚今舉之大類此也比睹爵里所臨幾盡一國士或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此故事可追也

增如所聞

唐書文藝傳崔信明嘗矜其文鄭世翼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

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

博覽

後漢書王充傳充師事扶風班彪好

博覽而不守章句晉書阮籍傳博覽羣籍尤好莊老

強記

晉書張華傳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

拍諸

增政和

徽宗十一年改元政和

增張樸

按宋史張根傳根字知常饒州

德興人附弟樸傳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改禮部侍郎遷光祿太常少卿擢侍御史罷

為樂令未幾復前命改秘書少監蔡增滕康按宋史本
攸引為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卒
傳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
中詞學兼茂科由秘書省正字歷官至資政殿學
士以左朝請大夫提舉明爵里注見卷八與
道宮卒有文集二十卷
四句訂此本范傳正李翰林墓碑中
語而曾南豐序李集亦引之

蔡煌體乾
其炳用謙校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九

丁卯端月晦日張玉穀書

内館尺牘





